

XIAOXIXUAN

· 小戏选

201

1219
201

小孩戏选

目
录

现 代 戏 曲

丑孩相亲.....张天林（1）

改合同.....常庆棠（10）

回娘家.....李来虎（19）

喜水迎亲.....韩宏喜（32）

斗神婆.....宋国定（41）

李寡妇告状.....郭一峰（53）

一串钥匙.....王根龙（67）

市场风波.....王长发 赵百里（75）

传 统 戏 曲



一九八一年
十二月

024999

审羊皮.....王 弓 原宽元（25）

何知县抬轿.....赵佩琳（47）

闹赌场.....守田 志强 来虎（60）

皇历迷.....韩识多（81）

封面设计.....吴正廷

题 字.....张保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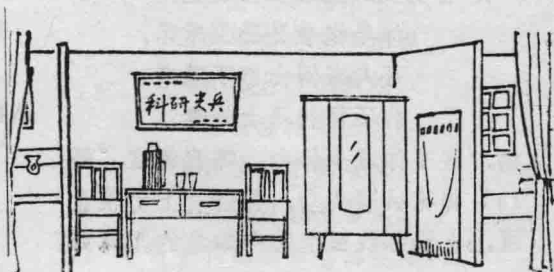
插 图.....王金辉

印 刷.....沁县印刷厂

封面印刷.....长治市印刷厂

丑孩相親

(小 戏 曲)



张 天 林

时间：现代。春播季节一天上午。

地点：北方某农村；丑孩家。

人物：丑孩、丑母、丑嫂、秀梅；

布景：普通农舍，中设屋门；左右设内室；屋内置放桌椅、箱柜；墙上挂有锦花标榜；显眼处挂一金边镜框，内映奖状，上写“科研尖兵”；

〔幕启：丑孩从左内室端一盆棉籽上，放桌上挑选。〕

丑：（唱）苦心钻研三年整，

“幅13”终于培育成，

棉办今年作决定，

扩大试验再推行。

刘婶前天来一信，

为我派来一个人，

今天可能就要到，

抓紧准备莫消停。

〔拿放大镜观察棉籽，母提篮从右内室出〕

母：丑孩——

丑：（不介意）嗯。（仍在精心选籽）

母：（走近丑，夺过放大镜）你这孩子，

整天迷在棉花上。今天的事你忘了？

丑：哪能忘了，刘婶的来信说得准，今天

上午就来人了，我这不是做准备嘛！

妈，我负责工作，你负责生活，咱可是分工明确，谁也不许打搅谁！（夺过放大镜又选种）

母：你胡说些啥呀，人家今天是来看人，又不是看花！

丑：人家就是来看花，看人干什么？

母：（生气地）牛头不对马咀，我是说你丑嫂说的那事！

丑：（不介意地）啥事？

母：我把你这没心眼人，丑嫂不是说丑梅今天上午要来相亲吗？自己的终身大事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光顾鼓捣这些，（又去夺放大镜）看你这付装口，脸不洗，头不梳，浑身上下像啥样？！难道说这回还让打锅？！

丑：这算什么大事？！咱生就这付装口，她看对成事，看不对了事，我才不搞那驴粪蛋外表光呢！

母：你呀！

（唱）妈妈我已经六十七，

白天黑夜盼儿媳，

逢上你这个不成器，

苦的我天天磨咀皮。

丑：妈！

（唱）找对象若能由自己，

你早抱着孙孙笑咪咪，

可人家闺女都不愿意，

我不能行恶去抢妻。

妈，这事你就少操心，等我把这“幅13”棉花试验成功，保证背上千粮盘缠，去给你找回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来！

母：别跟我咬咀吊舌，（递过提篮）快上供销社买二斤鸡蛋，一斤白糖来——

丑：我走不开，地区农科所来人帮助试种“幅13”，我得作好准备。好妈妈，今天这亲你替我相相吧！

母：人家是来相你！

丑：我不躲嘛，让她好好地相吧！

母：你也得相人家！

丑：我顾不上呀，你能相中我就能相中。

母：你真要气死人了。今天不管它是省里，还是中央来人，家有三件事先拣紧的办。（把提篮和钱塞给丑）快去！

丑：人家马上要来呀！

母：人家马上也要来！（又掏出钱）这是三十块，挑一身花花的确良做聘礼，（推丑出门）快去快回呀——唉！

（唱）别人是逢喜事色半眉飞，

我偏是遇了喜愁锁双眉。

丑儿他生得丑脾气又怪，

直落得二十八孤身无陪，

丑他嫂为我家奔波受累，

为丑孩提了亲名叫丑梅。

说丑梅配丑孩倒也当对，

咱没有梧桐树怎引凤飞，

今天是三月三南庄起会，

丑梅女要上门来相偶配，

但愿的他俩人一见就爱，

求老天保佑我这么一回。

（丑嫂上）

嫂：大婶啊，你一个人在家里独作独念，祷告什么？

母：还不是为着丑孩的事嘛！——他丑嫂，咱丑孩长得不出样，脸上又有那么道大疤，几次相亲都是这道疤给坏了事。今天这事你看能成吗？

嫂：我估计（伸出八字指）有这个把握，丑梅她也不是个好人样。

母：人样太丑？

嫂：丑是丑，可也说得过！

（唱）这闺女今年二十六，

长了一个大个头，

打远看身材很秀溜，

背后瞧倒也够风流。

就是这脸上有点丑，

眉稀眼小咀显扭，

还有一点明毛病，

蝇屎点点比星星稠。

咱把这丑话先说透，

行不行你母子自个计筹。

母：唉，丑他嫂呀！

（唱）咱孩子没有好装口，

哪还敢把人细疙抠，

只要他互相不嫌丑，

当家人无须多担忧。

怕的是人家嫌咱丑，

事不成又要把人丢。

嫂：（唱）丑孩他人丑才不丑，

到后来一定有来头。

闺女们都把眼瞎透，

分不清臭水和香油。

假如我还在十八九，

这一门亲事早上钩，

丑梅她又不是金豆豇，

大量此事滚不了钩。

大婶，这事你就放心吧！丑兄弟虽说不占人才，却装了满肚墨水，他搞的这一行，县里、专里、省里都出了名，广播广了，报纸报了，我看丑梅她也不敢太谋高吧？！要是舍了这个村，哪里还有这个店呀？

母：话虽这么说，事总不顺愿。你没看全村像我这么大的人，有的曾孙都抱上了，可咱（伤心欲哭）连儿媳妇还不知在谁家养活着。

嫂：迟饭是好饭，不杆就捣蒜，识货的闺女我看有的是。

〔丑孩手挎提篮上，因思想过分集中走到桌边还数算什么。

母：你看他迷成啥样了！（欲火嫂止）

嫂：（蹑足上前）丑孩，你这是干什么！

丑：（猛醒，哎……给我买二斤鸡蛋，一斤白糖，一身花布！（掏钱递篮）

嫂：这里是供销社？

丑：嘿、嘿、我怎么回来了？

母：（生气地）我把你这小祖宗，（夺过提篮）买的什么东西呢？

丑：我，我怎么没到供销社？

嫂：嘻嘻，（向母）准是想着什么，白转了一个圈。

母：（指丑）死短寿，真要把人气死了，拿过钱来我去！

〔丑递过钱，母气冲冲下

丑：（吐吐舌头）正好，省我再费时间。

〔拿起放大镜选籽

嫂：（拦丑）傻货，新媳妇马上来看你，还不赶快打扮打扮？

丑：有什么打扮的，咱就是这身上的衣裳，肚里的干粮。

嫂：这能成吗？马凭鞍仗，人凭衣裳，三分长像，七分化装，连这也不懂？

丑：咱不会那一套！

嫂：傻货呀！

（唱）找对象不能比平常，

应坐在家里等新娘。

人家上门把亲相，

热情接待第一桩。

丑：（唱）热情二字真难做，

请你为我多帮忙。

嫂：（唱）我已经结过三次婚，

找对象当然是内行，

闺女们心软咀头硬，

经不住男人灌米汤。

只要你多把好话讲，

三寸舌能说软铁心肠。

丑：唉，咱吃亏就在这竹竿咀，直来直去，实打实几句。这本事咱不会。

嫂：傻货，不会我教你，整学零使，不过这相亲都是这号规矩。来，咱俩先试试。

丑：和你试当然行，怕一见生人就傻眼了。

嫂：教给你，待会就照着来嘛！你看——（走到门前）我是丑梅进来了。开始有点害羞，（做样）低着头，慢慢走——你快说话呀！

丑：我该说啥呀？

嫂：傻货！你去当丑梅，看我怎么来！（丑仿做丑梅，嫂学丑）你来了，快坐下——你快说话！

丑：我又该说啥呀？

嫂：傻货，就说（学梅）行、行、我就坐这里！

丑：坐哪里？

嫂：傻货，人家想坐哪里坐哪里！这就算搭上话了。接着——说呀！

丑：该谁说？

嫂：到那时候就该你说嘛，现在是我，（学丑）你是丑梅吧？

丑：不是，我叫丑孩！

嫂：按你现在装的说嘛，就说（学梅）是！

丑：（学梅）是！

嫂：（学丑）我就是丑孩。你多大了？

丑：二十八岁了！

嫂：傻货，你说人家的岁数嘛！

丑：我知道人家多大了！

嫂：二十六岁了。

丑：（学梅）二十六岁了！

嫂：（学丑）我二十八岁了。咱们的事你父母同意吗？

丑：我父亲早死了。

嫂：你父亲死了，人家父亲还在呀！人家说了，（学梅）他们同意不同意，主要看咱俩了！

丑：那我怎样回答？

嫂：这时候就得好好相人样。如果相中了，就说（学丑）我没什么，主要看你了！

丑：看你？你快四十了，已三个孩子了！

嫂：傻货，是说看人家！她要看中你，一定说（学梅）我也没有什么——这就叫相中了！

丑：就这么简单？

嫂：这是相亲的一般规矩，不过还得要活套些，牵住她，让她往你咀里跌，事情就办成了。记住了吗？

丑：记住了！

嫂：好了、好了，你快把衣裳换换。

（看见丑脸上的伤疤）哎，我说丑孩呀！这一点明毛病可得堵一堵。

丑：这是文化革命留下的伤疤，算什么毛病？

嫂：哎呀呀，不管文化革命留下的，还是武化革命留下的，反正是道大扯疤，不要让它坏事，快拿胶布来糊一糊。

〔拉开抽屉，拿了一块胶布往脸上

贴）

丑：（乞求地）好嫂子，你别糟塌我好不好？

嫂：（边贴边说）待会她问起，就说是刚出了个脓颗颗。（母提篮上）

母：对着呢！对着呢！这倒是个好办法。

丑：你们真是瞎作贱我，我不干！（欲揭胶布）

母：（急拉丑）丑孩！

（唱）你这孩子不听话，

舍不得遮住这块疤，

因为它几次相亲把锅打，

嫂：（接唱）没奈何只好用这拙办法。

丑：好好好，听上你们这一回。这也好，我倒要试试找不下对象怨不怨这块疤！

嫂：行了，行了。我回去了，丑梅一来，我就送她上门！（下。丑继续逃种）

母：（送嫂出门）你一定陪着来！

嫂：（远应）一定来！

母：别鼓捣那棉籽籽了，来给我剥葱捣蒜，做饭去！（进内室）

丑：唉！

（唱）今天我算活倒运，

公事私事两头拧，

欲待先把公事办——

（坐桌后逃籽）

母：（内）丑孩，你快些来呀！

丑：（接唱）妈妈追叫不停声。

欲待先去办私事——

（欲进内室又返）

上边马上就来人。

看来这两头都要紧，

谁家先来我先应承。

（秀梅上）

秀：这就是李丑孩同志的家吧？

丑：是。

母：（内喊）丑孩——

丑：你还叫喊什么，人家来了！

母：（内）是谁来了？

丑：哎呀，我也弄不清，是个女的，你快出来嘛！

秀：我叫——

母：（急上）别叫了，别叫了，快坐下。

丑：（旁）她到底是谁呀？（向秀）你——

母：（紧接）还你什么？快去倒水来，把白糖放上，多放些。（母误认为是丑梅，斜眼偷看，秀不自在）

丑：（旁）丑嫂教的那一套都让她给搅乱了！（进室内端水返上，与秀目光相撞；羞涩地坐桌后翻棉籽）

母：（旁）这闺女的人样怎么跟丑嫂说的大不一样呢？

（旁唱）这闺女生得多秀气，

柳眉杏眼粉面皮，

脸上根本没蝇屎，

五官端正牙齿齐。

丑：（旁唱）我哪怕扛锹去刨地，

真不愿受这窝囊气，

妈妈你快回里边去，

让我向她登登底。

秀：（旁唱）今天这是怎回事，

他们扭东又扭西。

是不是家中生闲气，

使我一旁犯猜疑。

母：（旁唱）怕只怕这事又拉锯，

丑：（旁唱）说几句打发她把身起。

秀：（旁唱）他母子究竟有啥心思？

母：（旁唱）我知——

丑：（旁唱）我知——

秀：（旁唱）我不知——

母：（为难地）你们俩坐会吧！把自己的事好好谈谈。我做饭去！

秀：我来帮你做。

母：（拦）你先谈自己的事吧，事成了做饭的时间长着呢！（旁）怪知己的，准是愿意了！（笑嘻嘻进右内室）

秀：丑孩同志！

丑：（不自然地）哎！（旁）她怎么这样大方，一点也不害羞！好，我按丑嫂教的那一套来试试。（底头拨弄着棉籽）你来了，快坐下吧！

秀：（好笑地）我不累！

丑：（旁）她怎么不坐呀？（继续拨弄棉籽）你是丑梅吧！

秀：丑梅？嘻嘻，我叫秀梅。

丑：（一惊）秀梅？（偷看秀一眼，旁）怪不得，人家长得这么秀气，怎么能叫丑梅？大概丑梅是奶名吧，好，我还是按步骤来！（向秀）你今年多大了？

秀：二十三周岁了，你呢？

丑：（旁）上轨道了。（向秀）我二十八不，二十六周岁了！咱们的事你父母亲同意吗？（母到内室门边听）

秀：（摸不着头脑）啥事？

丑：这——（抬头看见母，母做比当，丑不知所措，掬起一把棉籽）就是这事。

秀：（错解）噢！当然同意，我这次来就是父母让来的，（母紧张的心情变得高兴）

丑：他们同意了？

秀：当然同意了！（母合手称好，隐身）

丑：（激动地）这、这，我还该说些什么呢？

秀：说说你的打算嘛！

丑：打算？这、这刚刚定了音，有什么打算？

秀：就谈这“幅13”棉种准备怎么扩大试种的打算嘛！

丑：你对“幅13”也感兴趣？

秀：哈哈……，你怎么这样说话，我们干这一行的，怎么不感兴趣，要么我还来干什么！

丑：你也研究“幅13”？这可太好了！
〔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伤疤上的胶布。

秀：你这脸上怎么了？

丑：不、不怎么，出了个脓颗颗，医生给包了包！

秀：脓颗颗包它干啥？取掉。捂得多了会生脓的。（欲去揭）

丑：你别动它。咱还是说这“幅13”的扩种吧！

秀：哈哈，你真有意思。听我妈妈讲你钻研精神很强，又很正直，很勇敢！

丑：你妈妈见过我？

秀：哈哈——，你真健忘。我妈妈在你这个村住过五年，还经常在你家做客，和你一起研究植棉技术。

丑：（吃惊地）她是谁？

秀：刘芸！

丑：啊！刘婶！你是地区农科所来的？

秀：怎么？大半天你还装糊涂？

丑：（悔恨地）嘿！错了！错了！秀梅同志。（上前紧握住秀的手）

母：（上，急咳一声）我来拿棵葱！

（取葱到台前）成了，成了！

秀：大娘，啥成了？

母：饭成了，饭成了！你们赶紧谈谈就吃饭！（笑嘻嘻进内室）

丑：唉，真是两叉气！（向秀）秀梅同志你这次来计划住多少天？

秀：住到秋天，等棉花收了，把“幅13”扩试经验总结出来再回去。中央农科所非常重视这项试验，要求明年要在全国，起码在全省推广。

丑：好极了，有你坐阵指导，我就放心了！

秀：我可是来学习的，妈妈让我老老实实拜你为师。前几天报上登了你的事迹我们看了都很感动。丑孩同志，你现在已是全国青年向往的人了！

丑：谈不上，差远呢！

秀：你太谦虚了！

（唱）你热爱农业有志愿，
勤勤恳恳搞科研。
“四害”横行顶着干，
决心培育优种棉。
寒窗苦攻书万卷，
困难磨的志更坚。
正义花开摧不谢，
勤奋之果更香甜。
你对四化有贡献，
不愧当代好青年。

丑：（唱）这得感谢人一个，
刘婶教诲透心田。
是她把我来指点，
苦口婆心三四年。
悔恨我才疏学识浅，
多年育不出优种棉。
今年你又来当教练，
让咱们携手并进齐向前。

秀：咱们互相帮助吧！（指盆内棉籽）这就是“幅13”棉种？

丑：对，我正在精选。

秀：你去年的试验记录能让我看看吗？

丑：可以，咱们到我房间里看去。

〔丑端盆，二人相语进左内室；片刻母蹑足出望，不见人。上左内室门前一听，不禁喜笑颜开。

母：哈哈……，谢天谢地，真想不到这样顺利，丑孩倒找了个俊生生的好媳妇。真是他丑嫂说的：迟饭是好饭，不杆就捣蒜。哈哈……

（唱）丑孩实在有妻命，

找个媳妇真称心。
云盘大脸忽玲玲，
能说会道很精明。
高低胖瘦都匀称，
百里挑一好人品。
也是我老婆行了运，
菩萨爷把仙女送上门。

哈哈……

〔嫂颓丧地上。〕

嫂：大婶呀，坏了，坏了！

母：啥事坏了？

嫂：这门亲事又坏了！

母：（莫明其妙地）你怎么知道坏了？

嫂：大婶呀！

（唱）刚才我在家中坐，
丑梅上门去告说。
她见丑孩桥头过，
一切情况都看着。
我听此话有疙扯，
急忙从中来说合。
谁知人家脾气倔，
让咱高门另选择。

母：她什么时候见丑孩了？

嫂：说不清，可能是丑孩上供销社的时候！

母：怪了，既然交待了你，她怎么又上我家来了？

嫂：（吃惊地）上你家？什么时候？

母：也是刚才呀！来，（拉嫂到左内室门边）你听，人家在里边谈得多热火！

嫂：（侧耳细听）这可真怪了！

母：不怪，不怪，她丑嫂！

（唱）人家闺女有主意，
不想要你这说媒的。
这阵子自由找对象，
使不上咱那老规矩。
很可能刚才是做戏，
现在这才是正经的。

嫂：噢，说得对，说得对呀。现在这闺女们可大方了。可能怕咱在中间碍事，再么怕咱这咀不严。哈哈……哎，大婶，你没听谈的怎么样？

母：傻媳妇呀，孩子们的事，长辈人怎么好意思偷听呢？要是你在场那就更热火了！

嫂：那你多少也没听出点？

母：（悄声地）说是没听，心里可也疙癢的！倒也抽空听了几句！

嫂：听的怎么样？

母：可以、可以！

（唱）他二人谈得很来劲，
比过门两口还热情。
三言五语就把亲定，
我还看见丑孩他……

嫂：他怎么？

母：（兴奋）丑孩他——

嫂：他怎么呀！

母：（抓着嫂的手）

（接唱）把丑梅的两手捏得紧又紧！

嫂：（唱）听此言不由我心高兴，
咱丑孩总算定了亲，
你家的喜酒已喝定，

母：（接唱）保证是十大碗另加——竹叶青。（丑孩上）

丑：好呀，今天吃十大碗，喝竹叶青？

母：憋短寿。那是慰劳你丑嫂的。今天先吃顿炒鸡蛋拌拉面吧！他丑嫂，我去备饭，等会一起吃！（欲下）

嫂：往常不敢吃，今天可非吃不行！（二人对笑，母下）傻货，谈的怎么样了？

丑：要谈的多着呢，今天哪能谈完！

嫂：甭哟，真是知心人话多，小俩口觉多……。

丑：丑嫂，你不敢胡说。

嫂：哎哟，你倒正经起来了。我说丑孩

呀，人家还是个老闺女，你可给咱规矩点！

丑：你，你怎么信口开河！

嫂：当嫂的怕咋了，这才开了个小河，大河还在后头呢。

（唱）到你结婚那晚上，
园床席由我一人当，
说你捞鱼别推让，
说你摘花得扒墙，
说你照像你照像，
说你转瓜就上床，
最后还有好戏唱，
来个空中抢吃糖。

丑：嘿，你说的是啥？别让人家客人听见笑话。

嫂：生米快成熟饭了，还是什么客人！
看我不敢进去，当着面说几句。（欲进，丑拦，秀出）

秀：丑孩同志，你在和谁吵吵？

嫂：（吃惊）啊！不是她，——嘿呀，大婶，快来呀！差了，差了！

丑：嘿！真是乱弹琴！！

秀：这是怎么回事？

母：（急上）什么炸了？炸了？

嫂：差了！

母：差了？不差！（指秀）就是她呀！

丑：妈，人家是秀梅！

秀：对，我叫秀梅！

母：秀梅、丑梅，哎呀呀，名差怕什么，只要人不差！

嫂：就是人差了！

丑：人家是地区农科所来的，你们乱鼓捣什么？

秀：大娘，出什么事了？

母：你真是地区来的？

秀：嗯！

母：（向嫂）这么说丑梅不愿意了是真的？

嫂：我说是真的，你说是演戏，这才是做梦看拜堂，白白喜一场。

母：（伤心地）天啊，这可让我怎么办呀？（欲哭）

秀：丑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丑：我也说不清楚！

嫂：他们不好说，我倒可以说，同志呀！

（唱）丑孩已经岁数大，
还是光棍没成家。
大婶为他心急炸，
今天盼来明天巴。
找过几个都变卦，
都嫌丑孩人样差。
又说个丑梅不象话，
还没见面就挑叉。
她的长相倒不咋，
还嫌弃丑孩脸上那道疤！

秀：疤？

丑：疤怎么？（气愤地揭去胶布）这块伤疤光明正大，不是我妈生的，也不是偷人抢人叫人打的，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罪证，是我致力科研事业的原因。别人看不中它，我倒喜欢它！

秀：（激动地上前紧握丑的双手）我也喜欢它！

母：（气愤地）难道说因为这块伤疤，丑孩就一辈子也找不下媳妇了？！

秀：大娘，（扑到母怀）不会，不会，丑孩他一定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人。

母：孩子，你可知道他这块伤疤是怎样留下的？

秀：我知道，我完全知道！

母：你知道？

丑：你知道？

秀：我听妈妈说过。

母：你妈妈是谁？

丑：

秀：我妈就是当年被迫害下放到你们村的刘芸！

母：是刘芸！

丑：是她！一个热爱科研工作的好妈妈！

（唱）当年妈妈受迫害，
游街挨斗挂黑牌。
为搞科研被治罪，
挂职插队下乡来。

母：（唱）她和社员最相爱，

嫂：（唱）种棉花确实有干才。

丑：（唱）当时她把徒弟带，
我把刘婶师傅拜。
一些人他把心肠坏，
说刘婶是复辟黑后台。

母：（唱）整天被关在黑房內，

丑：（唱）我给她送饭又送水。
有一晚召开批斗会，
一伙王八把胡子吹。

秀：（唱）是你挺身来保卫，

丑：（唱）挨了他们一棒槌。

当时我不省人事昏在地，

秀：（接）妈妈她紧紧抱你热泪飞。

〔亮出一块沾满血的手帕。〕

（接唱）她用这为你擦干血和泪，
挥着手帕斗鬼魅。

这块手帕是妈妈让我保存的，今天我就送给你吧！

丑：（接过手帕）唉，过去的事就别提它了！

母：提它也没有用！

嫂：是啊！有哪个闺女通大理，听了这伤疤的根根底底，能嫁给咱丑孩？

秀：这一——我看有吧！过去不是有句名话：人，不是因为他美才爱他，而是因为爱他他才美嘛！

嫂：（低声向母）你听见了吗？这话里可有了味儿了！（向秀）你倒是怪通理的，

能不能给咱丑孩介绍个对象？

秀：我——

丑：（向秀）你不要听他们瞎说。

秀：他们说对，我应该承担这个任务。

（掏出一封信）大娘，来时我妈让我带给你一封信，说在一定的時候，再交给你。看来，（不好意思地）看来我只好提前交给你了。

母：（接信）你妈妈给我的信？（递与丑孩）快拆开念念。

丑：（接信欲拆）哎。

秀：（急阻拦）这封信是写给大娘的，只有我不在场才能拆开！（急跑进左内室，众莫明其妙）

丑：这是啥意思？

嫂：傻货，这还不明白，快拆开念吧！

丑：（拆信，幕后唱）

大娘见信如见面，
分别多年常挂牵。
当年插队在乡间，
曾给你家把祸添。
丑孩为我遭毒打，
鲜血永流我心田。
他对科研有宏愿，
现在已经冒了尖。
秀梅今去你身边，
一件心事共商谈。
孩子们要是有了恋意，
我愿让他们成姻缘。

丑：啊！（惊呆）

母：这是真的？（激动异常）

嫂：真的，真的！我早已看出来。大娘，丑孩，你们可真有福气！

丑：这、这才是弄假成真！

母：（热泪盈眶地）秀、秀梅——

秀：（出内室）妈——妈——（扑母怀里）

〔母、秀拥抱，丑、嫂做戏。〕

——幕急落

改合同

(小戏曲)

常庆棠

人物

田大叔 58岁，种瓜把式。

田大妈 55岁，大叔的老伴。

聂小锁 38岁，生产队长。

张书记 50岁，公社书记。

时间 初伏。

地点 田家洼村旁公路边。

布景 大树下，设一卖西瓜摊，放有马扎子及切刀、秤等，左后有一瓜庵。远处是瓜园：西瓜遍地，一片葱郁。地边插一木牌，上写：田家洼瓜园。

〔幕启：田大叔切开一个大西瓜，摆在案板上。

叔 (叫卖) 红瓢西瓜，又甜又沙，下火清热，充饥解渴！(向观众) 同志们，吃一块。(向乐队) 小伙子，再吃一块。(乐队白：大叔吃饱了。) 噢，吃饱了？哈哈……，

(唱) 手拿着芭蕉扇来回扇打，

乐滋滋看着这沙瓢西瓜。

早春里我精心把它种下，
又锄草又捉虫经常打掐。
看来这芝麻饼劲道真大，
催出这大西瓜谁人不夸。
只因为和队里订下合同，
几个月吃在瓜园，睡在瓜园，
瓜园成了我的家。

(白) 哈哈……强他妈，强他妈！

妈 (挎蓝上，嗔怪地) 有什么要紧事，
蝎扎燎毛的。

叔 你看，天快晌午了，做得饭了。

妈 你是裁缝掉了剪，光忧(有)吃(尺)了。他爹，这西瓜结得繁疙瘩练锤斗来大，可不是个小过脚。咱那合同是怎么打的？

叔 (掏出合同书) 你看看，白纸纸，黑道道，八亩西瓜，交队里两千，剩下的都归咱。

妈 不会变吧？

叔 尽说愁话。打了合同还能变？要是变了，你把我的胡子给薅了。

妈 (唱) 强他爹近前来跟你说句话，

叔 这么大了，还说什么悄悄话。

妈 (接唱) 看着这满园瓜叫人喜煞。

你估计除上交能剩多少？

叔 我看至少也落一(用手比划)——一百？

叔 (耳语) 是千！

妈 千？一千！

叔 哈哈……。

妈 (接唱) 这一千你打算往哪安插？

叔 (唱) 叫我看咱也敢修点房子，

妈 (唱) 到秋后把儿媳娶回咱家。

叔 (唱) 娶儿媳从此我当上公爹，

妈 (唱) 我早就盼着当婆妈。

一年半载抱孙娃，

叔 (接唱) 到那时我抱着孙孙——

(做抱娃娃状)来卖西瓜。

(叫)卖瓜,卖瓜!皮薄瓢沙,顶住杏花酒,赛过龙井茶!(做逗孩子状)

妈 别高兴得过火了,吃到肚里才是饭,穿到身上才是衣。你呀,人老了,心糊了,耳聋了,眼花了,干这看瓜买卖活,可得当心点。

叔 这个,你放心。

妈 我这心放不下。他爹呀!

(唱)旧社会你是老苦命,
一辈子光当老实人。

人家说长你不敢园,

人家弄假你当成真。

今儿开园你要谨慎,

听我给你说几声:

看瓜园,要操心,

防鼠防獾防贼人;

卖西瓜,要认真,

账要记对秤要平;

不管他生人熟客户,

不管他是官还是民,

尝尝新鲜倒可以,

整个抱走可不行。

远坊近邻咱一样待,

不准你随便行人情。

叔 干这些都没说的。我主要发愁这么多西瓜往哪卖呀?倘忽下个连阴雨,那可了不得。

妈 那你跟队长说说嘛!叫队里也给找点门路。

叔 咱队长那个小蒜劲儿,九米还想抠出十壳来,我真不想跟他打交关。

妈 不打交关怎么办?光凭咱俩人四个拳头,能卖出多少?

叔 回去做饭吧,这事不要你管。

妈 不管?管着你还招落索呢!叫我说呀,家有珍珠,不愁买主。

叔 (烦躁地挥手)唉!

妈 看把你疙脑都愁掉了(欲下)

叔 哎,(妈返回)把西瓜皮拾回去。

妈 嗯,可忘不了你那猪哥兔弟呀?

(拾瓜皮下)

叔 我得找老支书商量商量,叫他帮我走步棋。(向乐队喊)小驴,大毛,给大叔照一下瓜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乐队应声:好。)

聂 (内唱)好一个丰收在望的田家洼,
(上)

(接唱)满山岭庄稼长得齐刷刷。

去年把核算单位都放下,

手里面有了权就敢当家。

我办起一个小砖厂,

又种下了八亩好西瓜,

组织了一个运输队,

还有那缝纫和理发。

春季都把合同订,

各显神通把钱抓。

联产计酬好处大,

不由我心里乐开花。

听说是老田叔收入很大,

这件事倒叫人抓了脑瓜。

今日里去找他摸摸底细,

一路上把算盘来回拨拉。

假如他冒尖冒得不象话,

还得把合同指标加一加。

不如我趁早给他把话下,

(念)削一削,磨一磨,下来还得擦一擦——,

(接唱)改一改合同书倒是个办法。

叔 (上)哎哟,小聂,快坐。

聂 老田叔,慌慌张张,去哪来?

叔 队长,你知道支书去哪了?

聂 上党校学习去了。老田叔,生意不错吧?

叔 才开园，名气还没传开。
聂 老田叔，当初决定种西瓜，我还怕你有本事舍不得使呢。

叔 合同一订，就豁上老命了。

聂 我问你每亩有多少颗？

叔 大约摸有六七百颗。

聂 每颗至少长——

叔 （比划十斤）约摸着下不了这么多。

聂 好，老叔！

（唱）你是咱队里的一员老将，
种西瓜确实是个老内行。
对工作很负责值得夸奖，
我汇报管委会把你表扬。

叔 （接唱）聂队长你不要把我夸奖，
给队里出点力理所应当。
满园瓜我一人卖不出去，
还要靠队干部从中帮忙。

聂 帮忙，帮忙，还能不帮你的忙？

叔 只顾说话，快来吃瓜。

（唱）这西瓜是优种甜疙生生，

聂 （拿住就吃）

（接唱）咬一口就觉得满嘴清凉，
吃红瓤吐黑籽暗暗思量，
西瓜里抠收入比啥都强。

（扔掉瓜皮，擦擦嘴巴）老田叔，这瓜是没说的，才数伏就开了园，定能卖个大价钱。你要求帮忙，咱先算个帐。

叔 什么帐？

聂 （唱）一亩地给你算上六百株，
六千斤拿到手不算超估。
八亩地六八打住四万五，
四千元抓到手没有含糊。

叔 （唱）卖四千我心里还没把握，
能弄够三千元心满意足。
种西瓜抛头大谁不清楚，
按合同交两千——

聂 余下怎么办？

叔 （接唱）——是我的个人收入。

聂 嘿咳！

（唱）我这里有一言劝告大叔，
对个人也不敢过份特殊。
半年地收两千不打零数，
其它人心里头不会舒服。
你一向办事情头脑清楚，
这一回可不要稀里糊涂，

叔 （唱）难道咱订下合同不算数？

聂 嗨！你呀——

（唱）那不是一纸铁板书，
队里的土地你种种，
队里面有权算收入！

叔 （惊骇失色）聂队长，你……你们变卦了？（两手哆嗦，芭蕉扇落地）

（唱）一阵风吹散我一线指望，
下半身好象是跌进冷水缸。
西瓜呀你为何要往大处长？
两只手你何必天天穷忙。
罢罢罢不管他们怎么样，
为集体只当是盐撒酱缸。

聂 （拾扇，扶叔坐）

老田叔你不要心里难受，
这件事好商量莫犯忧愁。
我也是为大叔思前想后，
保叫你有名有利两丰收。
到秋后评模范提你一票，
戴红花得奖状——大叔，
还有高奖励。

叔 （唱）猪尿泡打人不疼有臭，
我强把这股气咽下咽喉。
和干部打交道得照前顾后，
不操心你就要栽大斛头。

队长，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也不懂政策，磨道驴，听喝声。

聂 哎，你这老汉，有什么意见摆到桌面

上讲，你说这话味道可不对。

叔 对不对，我也品不出来，我从小给地主扛活，听是东家一句话；解放后翻了身，我过好了，听是共产党一句话；如今哪——唉，就听你队长一句话呗。

聂 （不以为然）我就喜欢听话的社员。老田叔，你放心，保证不叫亏了你。（取出合同书）去把你那一份合同拿来，咱们加上一笔。

叔 加多少？

聂 你说呢？

叔 这……

聂 一千五吧？

叔 太坑人了。

聂 好了，好了，一千，一千，总行了吧。

叔 唉。（背白）指望着修房娶儿媳，哪知人家上下嘴皮一疙瘩——

聂 大叔，这又不是你一家，凡是冒得太快的，都得少按按，要么干其它活的有意见。我是队长，得全盘考虑，你去拿合同吧，我上西瓜地里看看。

（下）

叔 （掏出合同）合同呀合同，你还有用吗？你是一张白纸写了几个黑字，我是一家人流了半年汗呀，我要你做甚？我要你做甚？（欲撕）

〔幕后妈喊：强他爹！

〔合同书从叔手上飘然而落，妈上。

妈 强他爹！给你做了顿高级饭，你瞧：

（唱）韭菜炒得香喷喷，

鸡蛋饼烙得黄生生，

大把扯面长又细，

老白干拿来多半斤。

先吃先喝你自己定，

我还要陪着你把酒饮。

快说，是先吃还是先喝？

叔 不吃也不喝。

妈 咋了？谁又把你的毛反拨拉了？

（放下手中东西）有偷西瓜的？

叔 大明白天，谁敢来偷？！

妈 谁白吃西瓜了？

叔 大头都丢了，白吃俩西瓜算个啥！

妈 什么大头丢了？

叔 （气哽哽地指着合同）这东西不顶用了。

妈 那不是咱那合同吗？你给我收拾得好好的。（拣起装进衣袋）

叔 你把他锁进箱里也不行，人家要改合同！

妈 怎么改？

叔 加一千块。

妈 谁说的？

聂 （上）大妈，是我说的！

妈 队长，凭什么要加一千块？

叔 西瓜长得好看。

妈 长好了就加，要是长坏了呢？

聂 长坏了就减，这是既顾集体、又顾社员嘛。

妈 那打合同不是脱裤放屁多加一势？

聂 大妈，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妈 我不管你骑三骑四，你给咱说个清楚！

聂 大妈，

（唱）大妈你别动火听我言讲，

种西瓜丰了产应受表扬。

妈 算了算了，不要光挑好话说，是葱剥开，是蒜捣烂，我不待听这些圈圈话。

聂 你那嘴！

妈 我这嘴不会吃人。

聂 大妈，

（唱）当干部事事要全盘着想，

顾集体顾社员两面都光。

你们家收入多我们称赞。

就恐怕背后有人说短道长。

妈 他们敢说甚？

聂 (接唱) 说你家发财发得太过份,

叔 这是真?

聂 (接唱) 还说是干部们偏了心肠。

劝大叔劝大妈仔细想想,

不要叫大伙们指咱脊梁。

改合同和大叔已说妥当,

大妈你不要再来帮倒忙。

妈 (唱) 你的话倒说得光光灿灿,

我听了直觉得肚鼓肠翻,

这些人太有点心怀不正,

见别人落三钱他就眼馋。

叔 (唱) 满指望政策宽步步高攀,

满指望求富裕人人平安,

谁知道一会一样多更换,

半年来血和汗一风吹完。

聂队长,

要变咱就端根变,

交合同——(递合同给聂)

我卷铺盖——(进瓜庵拿被子出)

——回去种田。

〔聂看着合同微微发笑,妈一把夺过。

妈 (气极) 强他爹!

(唱) 你真是个软蛋蛋,

(白) 给我放下, 你给我放下! (将被子夺过摔地下)

(接唱) 一个响屁就吓瘫。

人家正想赶你走,

你先急着跳下船。

(白) 聂小锁!

(接唱) 想改合同你难办,

我老婆也有发言权!

聂 哼, 好!

(唱) 没见过小椽能撬动梁,

没见过井水能撑破缸,

好言相劝你还反抗,

四千元交不够难下场!

〔聂转身欲下, 叔急拉。

叔 聂队长, 队长, 你宰相肚里能撑船,

别跟她妇道人家一般见识, 有话好说。

聂 我还有事, 谁能跟你们一直嘴皮磨蒜皮。下午张书记要来, 我问问张书记该怎么办!

叔 队长啊!

(唱) 还请队长你原谅,

妇道人家就是短眼光。

她说话没边没沿把你冲撞,

我老汉赔情道欠咱好商量。

队长, 你坐着。强他妈, 把合同拿出来, 别给咱惹气了。

(唱) 悲切切叫一声强他娘,

你不该多把嘴来张,

他说圆来咱就圆,

他说长来咱就长。

惹不起咱能躲着走,

鸡旦哪能碰石奔。

妈 (唱) 纵然他是只碌碡滚,

我也敢溅他一身鸡蛋黄。

山不压人气压人,

打官司哪怕上中央。

〔叔在二人之间愁得团团转。

叔 他妈, 你呀, 惹了小队长, 一年不顺当。唉, 队长!

(唱) 强他妈是一块死疙瘩,

一时间也难说服她。

合同书晚上交给你,

请队长莫要把火发。

聂 哈哈,

(唱) 老田叔还是你见识大,

本来是顺当事偏生枝杈,

看你面三千五一锤定下,

叔 队长, 开头不是说三千块吗?

聂 三千五, 一分也不能少。

叔 (生气地看妈) 唉——

聂 (接唱) 再请你进园去挑俩好瓜。

张 书记下午要来, 你去挑俩熟透的好瓜, 叫书记尝尝新鲜, 亮亮你的招牌。账给我记上。

叔 好——好! (下)

聂 哈哈, 这老汉倒是个精明人。

〔妈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忽然坐下失声痛哭。

〔叔抱一个掂一个西瓜上, 见妈哭, 停步; 聂拿起切刀, 示意叔过来。

〔聂在瓜上切三角口

叔 (背) 他切的是我们的心头肉哇。
(拭泪)

聂 不错不错, 来, 老田叔, 过过秤。

叔 (强笑着) 拿走吧, 拿走算了。

聂 那我就不客气了。(抱瓜欲下)

妈 (突然拿秤, 把叔推过一边) 我来过秤!

〔聂与叔楞, 静场, 妈称瓜。

妈 十三斤。(将瓜滚过聂脚下) 十八斤。(又将瓜滚过) 八三十一, 三十一斤。姓聂的, 每斤五角钱, 记你名下了!

聂 什么, 每斤多少?

妈 五角。

叔 你说什么?

妈 五角一斤!

〔张书记暗上, 静听。

聂 你……

妈 你变我也会变, 这是水涨船高!

张 (诧异地) 好一个水涨船高。每斤西瓜卖五角?

三人同 张书记。

张 (点头打量三人神色) 小聂, 你来瓜园干什么?

聂 (有点不自然) 我, 我招待客人, 抱

俩西瓜。

张 每斤五角? (向叔) 是不是老田?

叔 (结巴地) 不, 不是。

张 老嫂子, 是你说的每斤五角吧?

妈 嗯。

张 噢, 差不多等于一斤红糖的价格。我本来想吃你几斤, 可是兜里没那么多钱, 吃不起。

聂 张书记, 咱们回村谈工作吧。

张 哎, 来到瓜园了, 不吃一块心不甘。

(向叔) 我听人说你这红瓢西瓜, 又甜又沙, 下火清热, 充饥解渴。来, 我非吃一斤不行。老嫂子, 只敢吃一斤, 再吃就得赔账了。哈哈。

妈 (热泪纵流) 老——张!

张 哎, 这是怎么了?

〔聂急给叔递眼色)

叔 我跟她疙辩了几句, 张书记, 别理她, 娘儿家……

聂 张书记, 咱们回村吧。

〔妈双手捧一牙西瓜递给张, 泣不成声
张 (满腹疑虑, 相视良久)

(唱) 捧着这一牙瓜难往下咽,

田大嫂为什么热泪涟涟。

卖西瓜每斤五角世上少见,

聂小锁神情为何不太自然,

老田他在一边遮遮掩掩,

一团迷塞进了我的心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小聂呀!

他老俩打别扭你该怎办?

聂 张书记, 我断不了这家务事。

张 你可知他们打的是什么别扭?

聂 (摇头) 说不来, 不知道。

张 这五角钱一斤瓜, 是谁定的价?

聂 这瓜园包给人家了, 人家想卖多高卖多高。